

现代都市小说专辑

主编/贾植芳

将军底头

施蛰存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將軍底頭

施 墊 存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再版

▲將軍底頭▼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施 塾 存

發行者 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廿七號
新中國書局

排版者 建華排字所

印刷者 上海東虬江路普益里
工業印刷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自序

自從鳩摩羅什在新文藝月刊上發表以來，朋友們都鼓勵我多寫些這一類的小說，而我自己也努力着想在這一方面開闢一條創作的新蹊徑。但是草草三年，所成者却一共祇有這樣四篇，其能力之薄弱，真可自愧！

在本集中，這四篇小說完全是依照了作成的先後而排列的。賢明的讀者，一定會看出雖然牠們同樣是以古事爲題材的作品，但在描寫的方法和目的上，這四篇却並不完全相同了。鳩摩羅什是寫道和愛的衝突，將軍底頭却寫種族和愛的衝突了。至於石秀一篇，我是祇用力在描寫一種性慾心理，而最後的阿鑑公主，則目的祇簡單地在乎把一個美麗的故事復活在我們眼前。

從來沒有一個作者，在序文中說明自己底作品的主旨的。但是我因爲自從這裏的

幾篇小說以前在雜誌上發表之後，曾經得到過許多不能使我滿意的批評，有人在我這幾篇小說中檢討普羅意識，又有人說我是目的在提倡民族主義，我覺得這樣下去，說不定連我自己也要懷疑起牠們底方法和目的來了。因此，我以爲索性趁此機會說明一下，好讓人家不再在這些沒干係的小說上架起擴大鏡來。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施蟄存記。

目 錄

鳩摩羅什·····	一
將軍底頭·····	四九
石秀·····	一〇五
阿蓋公主·····	一七二

鳩摩羅什

帶領着一大羣扈從和他的美麗的妻子，走在空曠的山谷裏的時候，高坐在駱駝背上的大智鳩摩羅什給侵曉的沙漠風吹拂着，寬大的襟袖和腰帶飄揚在金色的太陽光裏。他底妻子也坐在一匹同樣高的駱駝上，太陽光照着她明媚的臉，閃動着莊嚴的儀態。她還一直保留着一個龜茲國王女底風度。她在羅什稍後一些，相差祇半個駱駝，羅什微微的回過頭去，便看見她底深湛的眼睛正凝視在遠方，好像從前路的山瘴中看見了蜃樓底幻景。再回過頭去一些，在一行人衆底身後，穿過飛揚起的塵土，便看見一帶高山峻嶺包裹着的那座烏鴉形的涼州城。那是在一個大山谷中，太陽光還未完全照到，但已有一部分最高的雉堞、堡壘、塔樓、和浮屠上面給鑲了一道金色的邊緣。有幾所給那直到前幾天停止的猛烈的戰爭燬了的堡壘底廢墟上，還縷縷地升上白色和黑色的餘燼，轟起

在半天裏的烽火台上，還湧上餘剩的黃色的狼煙，但這是始終不會有效，沒有一個救援到來，連那個管烽火的小卒也早已死在台下，但無理智的殘煙還未曾消隱。

在駱駝背上回看着那個戰傷了的古邊城的大智鳩摩羅什，不覺得喟嘆起來。三河王底事業顯見得永遠地失敗了，想想呂氏十餘年來的苦心經營，想想這一場惡戰底生命底殘害，想想呂氏底末裔少年呂弼底慷慨的死狀，慈悲的大智鳩摩羅什雖然很輕視呂氏，也不免有些替他惋惜了，但一想到「十餘年來在涼州所能得到的是什麼」，這個不時盤旋在心上的疑問，便又覺得如這樣瀆佛的武夫是死有餘辜的。在這十餘年中，豈但不會使自己底道行精進一些，並且爲了呂光底對於佛教底輕蔑，甚至還被破壞了自己底金剛身，自從七歲時候跟了母親出家以來，走遍西域諸國，幾曾看見過一個出家人有妻呢？但自己現今卻明明是帶着妻子到秦國去了。說起秦國，也頗有些不能了解牠，到了那裏是不是將如在涼州一樣地被那些官吏和那最高的統治人所尊敬而同時又輕蔑呢？不，聽說秦王比呂氏父子高明得多，他是尊崇佛法之人，所以此番命姚頌德統兵來

伐呂氏的時候，曾經囑咐他要把自己好好地帶回長安去，並且還把自己封做國師，從這些扈從們的口中聽來，恐怕姚王還會親自出城來迎接，當到達京都城下的時候。從這方面看來，大約此去或許會有些好處。

一陣風吹響着一行駱駝底鈴從山谷裏一直飄揚到山頂上，沿路草積中的兔兒和松鼠都驚竄了，沉思着的羅什忽然也醒悟轉來，回眼一看明媚的他底表妹，他底妻此時是正在瀏覽着四圍的山色，應合着駱駝底款段的步式，做出娉婷的姿態。他忽然覺得又像在家人一樣地胸中升起了愛戀。這是十幾年來時常苦悶着的，羅什底心裏蓄着兩種相反的企念，一種是如從前剃度的時候一樣嚴肅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種是想如凡人似地愛他底妻子。他相信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一切經典的妙諦他已經都參透了，但同時感覺到未能放懷的是對於妻的愛心。他嘗自己相信這一定是一重孽緣，因為他對於他底終於娶這個爲龜茲王女的表妹爲妻的這回事，覺得無論如何不是偶然的。想想小時候和她曾在一塊兒玩，童心裏對於這個明媚的姑娘似乎確曾天真地愛戀過。

但自從隨着母親到沙勒國去出家學道之後，十三年間，竟完全將她忘了。勤敏好學的少年的心中，祇是充滿了釋迦牟尼底遺教，女人，即使是表妹，已完全被禁制着不敢去想了。回到龜茲國來，已是儼然傳授了佛祖底衣鉢的大師，舅舅龜茲國王替他造起了講壇，每天翻檢着貝葉經文對着四方來的學者說法，所以雖然在講壇下也間或有時看見表妹底妙莊嚴的容儀，雖然她底深黑的眼波不時地在凝注着他，但他是不能不壓伏住那在他心中蠢動的熱情了。屢次地，每當幽涼的月夜，在葡萄與貝多樹叢中，當他散步着靜參禪法的時候，他底表妹總偷偷掩掩地走過來在他背後悄悄地跟隨着。她並不招呼他，但是這樣地窺伺着他底動靜，或竊聽着他偶然的虔誠的教理的獨白，但她這種跟蹤是有好幾次曾因池水邊孔雀底驚叫或林葉間夜鴉的啼聲而促起了他底返身回顧的。

將軍底頭

他每次發覺了她跟蹤着在背後，心中常覺得有些窘澀。他自己是很自信爲一個有定性的僧人，他十餘年來的潛修已經很能夠保證他底德行。看見了別個女人，即使是很美麗的，他絕不會動過一點雜念，但這樣地每次在月夜的園林中看見了他底天女似

表妹，真不覺得有些心中不自持了。所以，他曉得，這是菩薩降給他底誘惑，最大的、最後的誘惑，勘破了這一重孽緣，便是到達了正果底路。他便合掌着跪下來，祈禱着：

『佛祖釋迦牟尼，憑着你的光榮，我皈依着你底聖潔的教訓，我恪守着清規，我每日每時在遠避着罪過，你底一切經文中的每一個字都在我心裏回響着，我將承受了你底恩寵，向地上衆生去光大你底教義。我知道，憑着你底神聖的功德，使我能夠避免了一切魔鬼的引誘，但還要祈求你，憑着你底神聖的法力，叱責那些魔鬼的引誘，使他們永遠地離開了我。讓我好平安地在每天的講壇上讚美你，因為我怕我底定力現在還不夠抵抗那最大的引誘。』

當他這樣祈禱着的時候，她，那個龜茲國王底愛女，總是揮動着手中的白孔雀羽扇和月光一同微笑着。她尊敬着她底有崇高的功德的表兄，她也聽得懂他每次在壇上講說的教義是何等光明的大道。她並未想惡意地破壞他底潛修，但她確已不自禁地愛了他，她要佔有他，這是在她以爲是唯一的光輝。她微笑着，凝看着在虔誠地禱告的她底表

兄。

『表兄鳩摩羅什大智的僧人在這樣的月夜也要做着嚴厲的功課嗎？難道釋迦牟尼佛連一點夜裏的樹葉的香氣也不許他底弟子享受嗎？』

『樹葉底香氣也是一樣能夠引亂寂定的道心的。表妹，善女人，在這裏，我是如同在沙漠裏一樣地沒有看見什麼，我相信我已經能夠生活在這個華麗的大城裏如在沙漠裏一樣的不經意，不被身外的魔鬼引誘了去，以致敗壞了道行。但是，你，我勸你立刻就離開此地，否則，請讓我立刻離開了你，因為，我怕，只有你會得破壞了我。』

『大智的僧人，聽了你底話，我讚美你！我怕我真的會破壞了你，因為我的確覺得有一股邪道的大力附着在身上。但是，表兄鳩摩羅什，你可以用你底崇高的教義，照耀在我心裏，讓我得到了一個純正的解脫，並且使你自己也避免了一重磨難。真的，在我們之間，我真覺得有一重不容易勘破的磨難。來罷，讓我們去坐在那清冽的泉邊，你再宣揚一回那個慈悲的太子底教訓。』

『不啊，表妹，善女人，那是在講經的壇上，我可以替你宣揚佛祖底妙諦，但不是在這裏啊！我害怕我快要失掉我底定力了。善女人，讓我回進去罷。你看，月光已經給黑雲遮着了，我知道這裏有着最可怕的魔鬼。』

這樣說着，他覺得心猿動了，他急急地將枯瘦的手掌掩了臉，剩下了她獨自在黑暗的貝多樹叢裏，管自己走進了他底禪室，在佛像前虔誠地跪下來，整夜地懺悔着。

在到長安去的路上行進着的高據在駱駝上的大智鳩摩羅什，冥想著十餘年前從沙勒國回到龜茲國的時候，覺得自己真的曾經是一個德行很高的僧人，在最最難於自己克制潛修的青年時代，畢竟完全做到了五蘊皆空的境地，這也不可不算是難能的了。但這十幾年時，是彷彿已經完全從那功德底最高點跌了下來，雖然熟習着經文，但已經有了室家之累了；雖然還可能掩飾着人，但自己覺得好像已經在一重幽闇的氛圍氣裏，對人說話也低了聲音，神色之間也短了不少的光輝，似乎已無異於在家人了。想着了這些，便不禁又抱怨起那廢聖的武夫呂光來了。自己是後悔着當龜茲國被呂氏攻破的

時候，不該忽然起了一點留戀之心，遂被呂氏所羈縻。到後來呂光將他和她都灌醉了酒，赤裸了身子幽閉在同一間陳設得異常奢侈的密室裏，以致自己褻瀆了苦行，把不住了定力，終於與她犯下了奸淫，這些回想起來是一半怨着自己一半恨着呂光的。因此，雖然是一個有學問的方外人，也不禁對於呂氏今番的敗滅有點快意了。

但是鳩摩羅什還並未忘記了從前母親離開龜茲國回到天竺去的時候對他說的和他對她說的那些話。她是早已先知着他定命着把不可思議的教義宣傳到東土去的唯一的僧人，但這事業却於他本身是有害無利的，他對於她底預告，曾應允着不避自身底苦難去流傳佛家底教化。由這樁事情上思量起來，在涼州十幾年來所受的各種大大小小的災難或者都是定命的，甚至要這個明媚的表妹爲妻的這一重孽緣也是母親所早已先知着的。鳩摩羅什忽然又在駱駝背上想起了他底母親，他即便勒住了駱駝，下來在道傍向着遼遠的雲天對天竺合掌祈禱着，求他母親底聖潔的榮光幫助他抵抗前途的種種磨難。因爲他曉得，在到達秦國底京都之前，一定是還會有許多可以毀滅他底

僅剩的一些功德的災難的。

重又跨上駱駝之際，又看見他底妻底天女一般莊嚴的臉相正憂愁地在給沙漠的風吹着，頭巾獵獵，在風中颺舞。她好像負擔着什麼淒苦。當他在那被封閉的密室裏和她第一次有肉體的關係的時候，他曾深深地感覺到她有着一種沉重的苦悶。爲了愛戀的緣故，將灼熱的肉身獻呈給她是她心中的一種愉快，但明知因此他將被毀滅了法身和戒行，在她也是也頗感受着自己底罪過，她心中同時又有了對於或者會得降臨給她的天刑的恐怖。十幾年來，被這兩重心緒相互地噬蝕着她底靈魂，人也變得憂鬱又憔悴了。在鳩摩羅什，他是很懂得她底心會怎樣想，他所自己以爲不幸的是對於因她之故而破壞了戒行這回事雖然自己很忿恨着，但對於她底熱情，却竟會得如一個在家人似地接受着，享用着，這是他自己也意料不到的。照他這樣的戒行看來，一切的色、聲、香、味、觸，都可以堅定地受得住，正不必遠遠地避居到沙漠的團瓢裏去，刻意地離絕官感的誘惑。但他底大危險是對於妻的愛戀。即使有了肉體的關係，只要並不愛着就好了。他曾經對人說